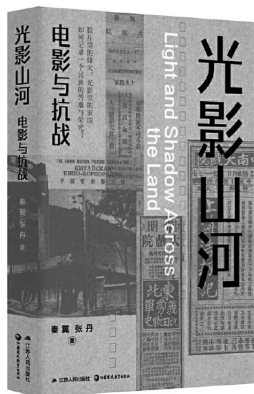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



电影作为综合性的现代媒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战火之下，那些穿越废墟、背负胶片奔走于后方与前线的电影人，用镜头记录苦难、塑造英雄、激发民族情感。这段中国电影史上的“非常时刻”，被《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一书深刻地呈现了出来。

《光影山河》不仅是一部电影史，更是一个民族用光影书写的战斗宣言。它以年代与地理空间为经纬，条分缕析地展现抗战14年间中

光影铸史 胶片为证

□齐鹿星

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这是一座影像与历史交汇的档案馆，沉甸甸，充满回响。

本书通过对多区域电影生产的并列考察，指出抗战期间电影产业并没有因战火而沉寂，反而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形式持续演化。《光影山河》一个核心贡献，是对抗战时期电影生产格局的梳理。抗战爆发前，中国电影中心集中于上海，形成了辐射全国的生产与发行体系；战火爆发后，这一格局被打破，电影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地域分散。

同时，本书并没有忽略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在结构和制度之外，它通过挖掘影人的命运轨迹，再现了战争如何塑造中国电影的创作主体，又如何影响了其之后数十年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走向。作者通过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呈现出一个事实：抗战并未摧

毁中国电影人，反而在极端的战争压力下锻造了他们复杂、立体的身份感。那个时期的电影人，在资金匮乏等压力下，并未放弃电影工业的完整性，而是以超乎寻常的韧性探索类型片、商业叙事和观众心理，推动中国早期类型电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大后方的创作者，则拓展了电影的表达疆域。电影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并未阻断他们在艺术技法、伦理观念、叙事手法上的共通传承。这些人中，许多在战后继续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他们的创作经验、类型探索与观众意识，成为后来“电影黄金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电影人间的流动与交融，使得战时中国电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血脉”——既能反映现实，也能塑造未来。

更重要的是，本书强调了电影在抗战中的独特功能——它更是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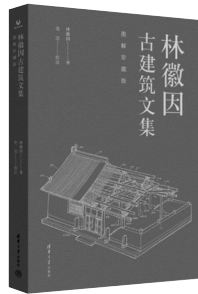
教育与凝聚的工具，既传递抗战信息，也为被战火笼罩的普通人提供精神支撑，成为鼓舞民心的重要媒介。抗战电影不仅描绘前线战况，也关注沦陷区与后方百姓的生活，塑造了兼具民族情怀与现实关怀的银幕形象。这种影像实践，使得电影成为抗战舆论战与文化战的重要阵地。书中不仅重现了战火中坚守创作的影人群像，也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电影在民族危难时刻所承担的精神使命——电影不仅是记录，更是塑造；不仅属于银幕，更属于民族记忆。

在历史书写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光影山河》让我们明白，电影不只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实践者。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光影曾以独特的方式穿越废墟、照亮人心。而今，这些影像仍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深入了解林徽因

为纪念林徽因，使她为普及推广中国古建筑文化的著述进一步传播，以便读者从其著作里了解中国古建筑，让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绘注者连达重新校注整理林徽因有关中国古建筑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精选成《林徽因古建筑文集·图解珍藏版》（清华大学出版社），书中包含手绘图解和相应的古建筑插图140余幅。该书出版于林徽因逝世70周年之际，期望更多的读者了解并记住林徽因，以表达敬仰和怀念之情。

林徽因早年随营造学社对古建筑进行考察，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不遗余力地寻觅着古建筑中的瑰宝。她在著作和文章中，不仅记录了考察对象的规制、对其结构年代的审视，更详细说明了奔赴野外的具体事由、沿途见闻，以及与古建筑对视时的景色和心情，让后来的研究者和阅读者能较为全面地领略他们在近百年前的考察经历。本书新补的手绘图，让更多读者可以读懂林徽因严谨又绚丽的文字。



鲜活书写奋斗者故事

诗人、散文家徐鲁的《林中空地的光》（百花文艺出版社），精选其近年创作的纪实与叙事散文、抒情与哲思美文，分为“山河儿女”“灯火故乡”“楼船夜雪”三辑。全书以鲜活的笔触书写新时代火热的“时代史诗”，书写奋斗者们的真实故事，书写乡村振兴与绿水青山带来的山乡巨变，彰显新时代英雄儿女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勇气与生存智慧，透出生命的丰饶、坚韧和温暖。

本书通过集中讲述作者亲历亲见的山河故事与书人书事，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幅壮丽的山河画卷，既散发着鲜活的时代和生活气息，也氤氲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书卷气。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相逢可曾是故人》（北岳文艺出版社）是作家袁山的一部精选散文随笔集，收入其创作的散文作品30篇，分为“追忆故人”“萍水相逢”“读史札记”三辑，于朴素流畅的语言中流露出浓厚的真情和真实的感悟、体察，真诚而有温度。

作品像一幅铺展在时光里的画卷，这里有百年前“小脚先生”王春翠在乡村教育中绽放的兰草般的芬芳，也有杨绛先生在苦难中淬炼的平和与坚韧……不同的生命轨迹在书中交汇，每一次相逢都藏着岁月的密码，每一位故人都映照着我们内心对真诚与美好的向往。翻开书页，便走进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捕捉平凡世界肌理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快递员王计兵的这首小诗《赶时间的人》，生动贴切地描摹了快递员日常工作的紧张和匆忙，让很多读者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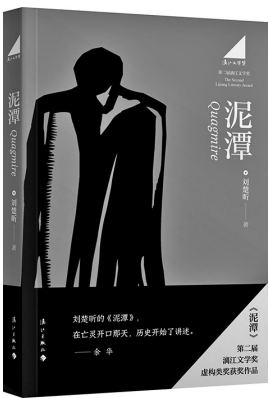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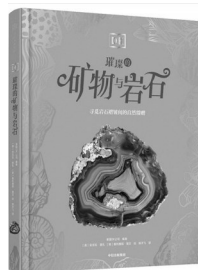
继《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之后，《世界把我照亮》（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王计兵的最新一部诗选集，既展示了诗人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又收入了其最新创作的成果。全书分为“道路把我牵引”“故乡把我温暖”“世界把我照亮”三部分，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以诗为眼，捕捉平凡世界的肌理，记录普通人在现实洪流中的奔波、感悟与希冀。他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向下扎根”与“向上生长”的力量，语言洗练，却具备直抵人心、粗粁而温热的广泛共鸣力。



窥见地球历史演变

矿物与岩石诞生于熔岩与寒冰，经历漫长的岁月沉淀，以绚丽的色彩、神奇的形状惊艳世人，人类也因此得以窥见地球的历史演变。

由英国DK公司编著的《璀璨的矿物与岩石》（中信出版集团），将矿物与岩石的细节不断放大，从长着多彩“年轮”的玛瑙到发出幽幽磷光的方解石，从大陆地壳的重要“角色”花岗岩到“逃离地球”的太空宝石玻璃陨星……本书以159幅高清真实照片，呈现100余种矿物与岩石，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岩石和矿物的不同形态、形成原因、古今用途、神话传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严格审核，确保内容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对《泥潭》（漓江出版社）而言，不能不提的是，在未被读者完整地阅读前——还只是有限剧透的片段和余华等小说家和编辑家的转述，《泥潭》作者“刘楚昕的故事”已经在网络舆论场和大众传媒流传，或者干脆说拥有了流量。

这是刘楚昕的奇幻漂流——“有故事的人”刘楚昕比“讲故事的人”小说家刘楚昕提前降临。接着，更大范围的、不同阅读预期的读者评价完整版的《泥潭》，对刘楚昕来说，将是一场硬仗。

文学读者肯定希望，凭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泥潭》，当“有故事的人”刘楚昕那波流量过去，作为

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何平

“讲故事的人”小说家刘楚昕依然是小说家。在小说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许多是有前缀的，比如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网络小说、非虚构小说等等。

如果要真的给《泥潭》认祖归宗，它是一部“现代”小说。在世界小说传统中，现代小说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以降的欧洲小说，尤其是以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为起点的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它的起点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样比，无非强调刘楚昕的写作是属于一个庞大的小说传统上的、一个如果要加前缀可以加“现代”的小说传统。

事实上，今天许多小说家并不是像刘楚昕一样，继承的是这一笔现代小说的技术和精神遗产。从常识看，《泥潭》不是没有其他更为通行的中国当代小说道路。比如地方志式的。刘楚昕几乎已经接近这条道路。他在后记里说，“翻阅家乡荆州地方志”，“发现清末时期充满了冲突：满汉、革命党和清政府……”比如家族寻根

式的，比如重述近代革命史。应该说，无论是地方志式的、家族寻根式的，还是重述革命式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都给刘楚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模板。

荆州只是《泥潭》的前景和背景、外景和内景，而不是它的全部。刘楚昕更关心的是让他所选定这个文学地标。

我们看地方志式的、家族寻根式的和重述革命式的长篇小说，当小说成为一般知识，成为小历史，成为“史余”，小说虚构、想象和重构世界的世界是浑浊幽冥的“泥潭期”，以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为人性尺度，勘探个体的生命限度。

小说第一部分八旗子弟、左都统恒龄之子恒丰在开启“亡灵”奇幻漂流之前，经历了王朝和家的崩毁。他没有成为更强大、更有反思能力，内心丰盈浩大、向上生长的

人，而是施暴比他更无力更需要庇护的弱者。

小说第二部分转场写革命党人关仲卿的疯癫和治愈。他是旧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一个“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人。他传奇性的革命生涯是一个有自知和良知的新人在世界和中国的奇幻漂流。第三部分以书信的方式接入楚卿家族往事和私人情爱过往，以及恒好、玉楼、格蕾丝等的生命片段，这些或多或少不幸的女性，她们的奇幻漂流，最后都各有归处，且是小说中闪烁着人性和生命光泽的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相信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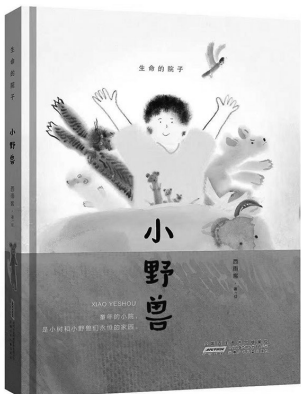
刘楚昕从写一部单纯的“史诗般的小说”起意，到现在经过数十年的改写和复写，客观上造成文体的重叠和延宕。回到现代小说传统，这种分身和合体、重叠和延宕，正接近健康和生机的长篇小说应该具有的众且不同的声部的争辩和对话。

构建儿童成长精神基座

□杨平

树木挺拔高耸，枝叶交织成一片巨大的树冠，宛如天空的底护伞。白蜡树四周环绕着柔和的光晕，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摘自《生命的院子·小野兽》



阅读儿童文学作家西雨客的作品《生命的院子·小野兽》（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对“生命小院”的意象颇有共鸣。西雨客在后记里作出了明确的思想表述：“生命小院是儿童心灵的最初栖息地，那些与自然、与长辈相处的点滴，会像种子一样在心底生根发芽，影响其一生的精神走向。”再后来，我又读到作家张伟在他们的新著《狐狸，半蹲半走》里充满意象的情感式表达：“回望自己的童年，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林野、林野深处的小屋，然后是小屋里的外祖母。她一直在那里，不，她一直在我心里。”作家的表述，从不同角度印证了童年时期特定空间对精神成长的重要性。

当普鲁斯特在玛德琳蛋糕的香气中唤醒整个童年，当老舍笔下的四合院、曹文轩的油麻地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印记，我逐渐意识到：儿童文学中“生命小院”的书写，绝非简单的童年回忆复刻，而是为儿童构建精神基座的关键“工程”。它既是保存认知本真的容器，也是连接自然与际际的纽带，更是对抗现代性断裂的精神桥梁。

“生命小院”是儿童精神底色的多维建构场。“生命小院”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为儿童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原初实验室”。这个场域里，自然感知、社会启蒙与情感传承相互交织，共同绘制精神底色的初始图谱。这种多维度的建构并非偶然，而是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必然过程。

从哲学维度看，“生命小院”保存着人类最本真的认知形态。儿童尚未形成主客二元思维，他们会把蚂蚁队列看作“小人国军队”，将落叶飘动解读为“树叶在跳舞”。西雨客笔下的孩子，把蒲公英绒毛当作“天空寄来的羽毛信”。这种主客相融的感知方式，被梅洛-庞蒂称为“身体与世界的原初对话”，而“生命小院”正是这场对话的绝佳舞台。反观卡夫卡《地洞》中成人对空间的焦虑，本质是主客体分裂后的精神返乡冲动——这更反衬出“生命小院”对认知本真的珍贵保存。哲学家胡塞尔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诉求，而“生命小院”中儿童的认知方式，正是这种诉求在童年阶段的自然呈现。

从生物学视角看，“生命小院”的感官体验会刻入神经发育的底层代码。老舍笔下的四合院，用“梧桐影、蟋蟀声、缸中睡莲”构建了微型生态系统；曹文轩的油麻地，以“芦苇荡、水鸟、泥鳅”形成独特生物群落。这些具体的生态元素（光影、声响、气味）通过感官输入，在神经层面对搭建起“原始宇宙模型”。正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冰块记忆”成为对抗虚无的支点，“生命小院”的感官细节，终将成为儿童成年后应对困境的精神锚点。

在这里，自然认知、社会规则与情感传承同步发生：西雨客笔下的“生命小院”里，孩子与小猫争夺阳光的过程（朦胧的社会边界感知），

观察野草顶开石板的倔强（生命力认知），最终沉淀为“温暖而坚韧”的精神底色。这些维度或平行或交叉，构成了儿童认知世界的独特视角——正如荣格所言，童年的心理积淀，会以“原型”的形式影响人一生的选择。大量心理学跟踪研究显示，童年时期形成的核心认知模式，会在个体的职业选择、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显现持久影响力。

西雨客《生命的院子·小野兽》为何能引发共鸣？因为它为城市儿童搭建了“替代性体验场”：那些“与小猫抢阳光”“看蘑菇顶开落叶”的细节，让没有真实小院的孩子，也能通过文字触摸自然的温度。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个体记忆的保存，更是对文化基因的传递——就像老舍的四合院、汪曾祺的高邮小巷，“生命小院”的文学意象终将成为民族的精神共同记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意象是文化传承的“隐性基因”，能跨越时代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

那么，如何让“生命小院”在文字中生长？儿童文学创作要让“生命小院”真正扎根儿童心灵，需把握三个核心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基于对儿童心理特点与文学创作规律的双重考量。

其一，用“感官真实”替代“概念灌输”。生物学研究已证明，童年记忆的核心是感官体验。创作应多写“具体的细节”而非“抽象的道理”。儿童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较弱，而